



太行山下建电厂

■ 郭艳霞

1945年9月,刘邓大军解放了上党古城。为了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,巩固解放区胜利成果,发展军工业生产,支援前线,晋冀鲁边区政府决定在上党腹地长治建设一座发电厂,以供长治地区的军工生产用电,华北解放区第一座发电厂由此诞生。这座被称为“华北第一发电厂”“刘伯承发电厂”“华北军工一厂”的电厂,于1947年7月开始发电。

在上党解放区建电厂,并非易事,机器设备和专业技术人员从何而来?当时的解放军军工部(以下简称“军工部”)提出,到离太行山较近、敌人势力相对较弱的河南焦作筹备发电设备,到包括国民党控制地区的广泛区域去寻找技术人员。

焦作地处太行山脚下,为豫北重镇,离上党解放区200公里之遥。早年,日本侵略者为了掠夺中国的地下矿产而占领焦作,先后在当地王封煤矿建起了自备电厂和39号井坑口电站。

1946年5月中旬,趁国民党部队尚未占领焦作,军工部派遣了一支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同志组成武工队,化装成老百姓,于6月初秘密潜入焦作。在焦作地下党组织的有力配合下,武工队以民工身份陆续进入各拆卸点。白天,他们集中力量突击拆卸设备,晚上则组织力量搬运装车,然后藏至安全的地方。经过10多个日夜的紧张工作,6月底,大部分设备按原定计划拆卸完毕,其中包括320千瓦和350千瓦的两台发电机组和配套的两台锅炉,以及所需大部分辅助设备。

就在准备搬运时,国民党军队开始占领焦作。为

了保证所有机器设备能安全转移,军工部的同志和地下党组织紧急磋商,决定连夜搬路上路。很快,敌人发现解放军拆走了发电设备,马上派兵追击。这时,搬运队伍已远离焦作,接近太行山,依靠有利地形,武装断后的同志和敌人展开激战,打得敌人溃败逃窜。

太行山,千峰万壑。军工部充分考虑到搬运设备北上太行山的艰难,对搬迁工作做了周密细致的安排。当时动用300名转运大军,在解放军掩护下,用大平板车马拉人拖,终于在1946年8月将全部机器设备运到了上党解放区。

设备运抵解放区后,为了方便周围军工生产点用电,厂址起初选择在靠近漳河北岸的宋村。后因敌机轰炸,又将厂址改为小寒山下比较隐蔽的西白兔村南,当初的一个小山凹,就是现在的发电厂所在地。

建厂初期,所需的不少物资材料难以筹集。为了不给大家增加负担,军工部的同志们跑遍了附近所有山岭沟壑,把野外生长的一棵棵大树砍了回来,把一块块丢弃的砖头、钉子及铁块捡了回来。大伙儿还拆了几座庙,拆下的物资在建厂时都派上了大用场。另外,一些必要的零部件没有,他们就把捡来的和筹集到的废铁锻打成零件毛坯,利用一台旧车床,自己动手加工。那时候,没有启动车床的动力,就想办法拴上绳子,像拉磨一样,靠人力一点一点绞出来。

为了加快建设速度,确保安全顺利建厂,筹备组专门召开大会,部署具体事宜:一是要求建厂时考虑战争年代的特点,建筑物,特别是高层建筑物要加以伪装,不暴露目标;二是做好安全保密工作,任何人不得随意向外泄露工厂情况,工地周围要架设铁丝



网,派出流动哨昼夜巡逻,非本厂人员一律不得进入工地,以防敌特分子混入;三是号召大家发扬吃苦耐劳、连续作战的优良传统,分工协作,加快速度,争取早日投产发电,支援解放战争。

当时条件十分艰苦,每天的主食是小米稀饭配窝窝头,就着咸菜吃。有时粮食不够吃,大家就挖点野菜掺着吃,过冬全靠腌制的酸菜。住宿也是问题,起初大家围着机器设备,搭几个帐篷凑合住,遇到雨天,外面下大雨,里边下小雨。直到后来分批搬进附近的民房,大家才有了遮风避雨的地方。

1947年7月,“军工一分厂”200多名职工历经200多个日夜,克服重重困难,终于建成了在中国共产党领

导下的华北地区首座发电厂,当时的装机容量为670千瓦,两台机组当年发电100多万度。1948年12月,第三台1500千瓦发电机组投产发电,电厂总装机容量由此达到2170千瓦,年发电能力升至300万度左右。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,这座诞生于解放区的小电厂,为当时的军工生产、人民生活的改善,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发电厂以崭新的姿态,紧跟共和国前进的步伐不断壮大。经过多次改造扩建,其装机容量由建厂初期的670千瓦扩至后来的3万千瓦。直到1956年,发电厂划归到潞安局管辖,潞安发电厂由此诞生,其为潞安集团发展电力产业奠定了基础。(作者供职于潞安化工集团)



■ 吴永规

1937年,我出生于浙江绍兴。很小时,母亲便领着我们五个子女投奔在上海谋生的父亲。日本投降后,物价飞涨,民不聊生,我家人常常吃不饱饭。更糟糕的是,我得了脑膜炎,全家人一度陷入十分困窘的境地。那时,我读书不好,常被老师训诫打手板,每日瘪塌塌进教室,苦成成出校门。

1949年5月,平地春雷响,上海解放了,物价也稳定了,社会秩序得以好转,老师不再打骂学生,我渐渐上好学,成绩也上升了。每当我取得小小佳绩,老师都会表扬我,而且还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,我还经常参加团区委的时事宣讲会,成为一名“党的宣传员”。

学生时代,我每天哼唱着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,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,民主政府爱人民啊,共产党的恩

情说不完……”去上学,学期结束时,我将成绩单交给父亲,他高兴地对母亲说:“希图考得好,有希望圆满成功了”。

初中毕业时,我报考了上海动力学校学发电技术,被录取后,当上了炉108班的班长,后来还成为学生会主席、校团委学生委员。1956年4月,校团委批准我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。毕业后,我没有选择上海本地的电力设计院,而是主动要求到广州见识国外的进口机组、学习安装。工程结束时,筹建处主任拉着我说:“书呆子,跟我到茂名搞苏联高温高压热电厂去。”

花了近三年时间,我去武汉青山热电厂、上海吴泾热电厂培训,成为发电全过程总指挥值长(值班工程师)。时逢三年自然灾害,大型高温高压热电厂很快被迫停产,我不甘心停产吃闲饭,主动要求调入直属电力部领导的列车电业局。那时候的我认为,成为列车“尖兵”,不怕艰险,随时响应战备、军事和新兴城区开发用电急需的召唤,做到“拉得动,发得出”,流动在祖国各地战斗生活是艰苦而光荣的,我愿意献出我的青春年华。

■ 廖华玲

夏夜,雨下得很大,那雨帘,那雨丝,那雨滴,在心中溅起层层涟漪,又静静地洗净心尘。

清晨,漫步公园树林,雨水洗礼后的树叶格外鲜绿,突然,一缕幽香袭来,清新淡雅,沁人心田。闻香寻源,蓦然发现,合欢树开花了!远远望去,或粉红,或白色的花儿点缀在细密的绿叶间,素雅而绚丽,花影婆娑,暗香浮动。馨香的合欢花如同蒲公英一般,娇柔得一碰即碎,嫩软得一吹便飞。粉红、淡白的细丝花瓣一朵朵,一团团铺在纤纤翠叶上,摇曳枝头。

清风徐徐,淡淡的香气揉碎在微风里芬芳袭人,暑热自消,气定神闲。这或许就是中医认为合欢花能够“静心安神”的缘故吧。

合欢花开在六七月,称得上“生如夏花之绚烂”,且花的形态唯美。远看,花朵宛如一把粉红色毛茸茸的刷子轻挂枝头,也似少女身穿细丝裙翩翩起舞,更像一把打开的折扇。近看,丝丝花瓣就像鸟儿的羽毛,在绿叶的衬托下有小家碧玉的淳朴自然,也有大家闺秀的风韵雅致。

合欢花开,花叶相依,情深意长,总有一种惆怅在滋生。《神农本草经》记载:“合欢,安五脏,和心志,令人欢乐无忧。”花香怡人,看来平息人心的怒火与愤懑,合欢



花是有效的,至少古代中医是这么认为的。

作家史铁生的散文《合欢树》中,淡雅、朴素的文字里流淌的全是母爱。生病后,史铁生自暴自弃,失去的双腿让他觉得似乎失去了世界上所有的美好,他动辄对母亲大发脾气。一日,母亲送他去医院,途中捡回一棵合欢树,种在花盆里。“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,母亲叹息了一回,还不舍得扔掉,依然让它留在瓦盆里。第三年,合欢树却又长出叶子,而且还比较茂盛。”又过了一年,她“把合欢树移出盆,栽在窗前的地上,有时念叨,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……”顽强和伟大生命的背后都是苦难,史铁生终于重新回到了生活中,可母亲去世了,但他心灵开满了如合欢一样的鲜花。

二十多年前,初夏时节的大学校园,合欢花再度绽放,这是给我送来的祝福。离别时,我站在一棵合欢树旁若有所思,小心翼翼拾起一朵落在泥里的合欢花,放在手心上,用手轻轻擦拭绒绒的花瓣,那本已面目全非的合欢花又显出动人的粉色。收拾行囊,珍藏起这朵合欢花,自信地走出校门。从此,每到夏天,总有一朵合欢花芬芳着我的青春,芬芳着我的岁月。

合欢花,清香而不浓郁,雅致而不妖娆,一树合欢香满夏,人与花心各自凉。(作者供职于西南油气田)



山川之风

■ 刘浩军

■ 胡锋

领航者

一叶小舟
划开历史的迷雾
一百年披荆斩棘
成就巍巍巨轮
行进在历史的长河中

一粒种子
冲开思想的疆土
一百年栉风沐雨
成长为参天大树
挺立在奋斗的堤岸

镰刀锤头
辉映红色的土地
一百年朝乾夕惕
领航中华复兴号
屹立世界舞台的中央

歌声掌声
鲜花笑容
那是对领航者的致敬
还有内心无尽的诉说
让满天星辰静静聆听

(作者供职于中煤新集公司板集煤矿)

